

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

岑仲勉

著作集

中華書局

岑仲勉著作集

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岑仲勉著. —北京:中華書局,1958.4(2004 重印)

(岑仲勉著作集)

ISBN 7-101-04189-2

I. 西… II. 岑… III. 突厥—民族歷史—史料—研究 IV. K28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30012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岑仲勉著作集

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89×1194 毫米 1/32·8½印張·181千字

1958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1801-3800 冊 定價:27.00 元

ISBN 7-101-04189-2/K·1767

岑仲勉著作集出版說明

岑仲勉先生(1886—1961)是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畢生致力於歷史學研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獻學、中西交通和民族關係、史地考證等方面，均卓有建樹，為國內外史學界所推重。

岑仲勉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已刊專著近二十種，另發表論文近二百篇，其中一部分論文已結集出版。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先後出版岑仲勉先生著作十餘種，及時向學術界推介岑仲勉先生的研究成果，有效地推動了相關學科的研究進展。隨著時光的流逝，岑仲勉先生的多數論著今天已經很難覓得，學者購求極為不易。為適應學術界的需要，我們決定將岑仲勉先生的舊槧新刊一併匯集起來，以“岑仲勉著作集”的名義集中予以重印。“岑仲勉著作集”將盡可能收錄岑仲勉先生的全部已刊著作，並將未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的部分論文及未刊稿另編為《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出版，使之成為岑仲勉先生學術成果的集中展示。為此我們還特別就“岑仲勉著作集”所收各書編寫了《岑仲勉著作集論文及札記篇目索引》，附於《續集》之末，以便讀者檢讀。

岑仲勉先生的著作出版時間跨度大，版式及標點方式各異，所涉及的學科範圍十分廣泛，尤其是西域民族歷史和中外史地研究論著中涉及大量專名和音注，如將全部著作統一按要求標注專名，整理重排，則需要專家學者的大力投入，恐短時間內難以面世。如簡單地刪去專名標注，變換標點，劃一格式，表面雖齊整一致，實則

勢必削弱原著的學術價值，影響讀者使用。因此我們在徵求學術界同仁的意見之後，決定除少數短篇著作外，均採用原版影印的方式以應急需，已發現的部分明顯文字錯訛則予以改正。岑仲勉先生全集的重編整理工作非匆忙間所能辦，當俟來日從容進行。

“岑仲勉著作集”目錄及所據版本如下：

一、《兩周文史論叢》（外一種：《西周社會制度問題》，新知識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版；

二、《隋書求是》，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版；

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陳達超整理，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版；

四、《隋唐史》，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五、《唐人行第錄》（外三種：《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版；

六、《唐史餘瀋》（外一種：《府兵制度研究》，據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重排），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版；

七、《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外三種：《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登科記考訂補》），陳達超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八、《金石論叢》，陳達超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九、《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十、《突厥集史》，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重印本有較多修訂）；

十一、《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十二、《中外史地考證》（外一種：《佛遊天竺記考釋》，據商務

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新標點排版)，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

十三、《黃河變遷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十四、《岑仲勉史學論文集》，陳達超整理，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十五、《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陳達超整理，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一版。

另外二種：《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已列入我局“新編諸子集成”叢書出版；《元和姓纂四校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一九四八年），經孫望、郁賢皓、陶敏先生整理，與《元和姓纂》原文合併為《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已於一九九四年由我局出版。以上二書暫不列入“岑仲勉著作集”，特予說明。

收入本叢書的部分著作，承蒙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許可據其原版重印，對於他們的鼎力支持，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岑仲勉先生家人和陳達超先生長期對我們的工作予以支持幫助，謹致謝忱。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四年二月

自序

巴克爾氏(Parker)著韃靼千年史，卅餘年前曾於 China Review 略讀一部，如匈奴、突厥，幾全取材國史，而謬戾不少，(近人張一純氏亦有評，見邊政公論三卷四期，)國人能留心邊務者當優爲之。顧經過翻譯後，竟被推世界名著，其缺乏鑒識猶小，懼乎後輩之因陋就簡，唾棄舊籍，貽繆來茲者深且久也。

沙畹氏著西突厥史料，遠出巴書上，無待深論；中間介紹西史，說明東羅馬與西突厥之交際，尤於中古之經濟、外交史上，惠吾人以價值無比之解釋。西方古籍，非此間書府所有；即有矣，而學者多未能讀，其厚惠一也。穗裘毳幘之鄉，無視乎綺羅綃絹；唐代突厥、回紇何爲急急以馬易帛？舊史直未發覆，其厚惠二也。我國皇華商隊，遠出異域者，自古絡繹於途，然卒未有能採訪漠北人經營絲絹之事實，供本國參攷，而終待沙氏言之，其厚惠三也。

自餘，沙氏取材中史者，約分二部。一列傳之部，應別爲論證。一編年之部，完全採自冊府元龜，即就元龜言，亦未之盡；他書記載有明標年號暨不難攷定者，更未遑及，或反附入注中，使讀者不易比定事實，更或不明中史書法，讀“是歲”如“十二月”，則可議之處仍多。往歲梁思永先生以沙氏書之價值見詢，余應曰：“此事須分兩點立論：從外人觀點言之，沙氏之書，價值誠不可侮；從我國學者觀之則小異，除西史部分外，中史材料之編纂，直未達到吾人所預期。”梁君頷之。夫是知上項之批評，非個人之臆論。

雖然，是不足以專責沙氏。原夫歐人初來中國，彼此語言不通，意思無由傳達。宣教之師，深入內地，耶穌之說，轉作華言，於此地語言文字，自不能不迫切求學。況寄居之輩，恆十數歲，日積月累，故了解漢文之程度，雖非上乘，要有可觀。逮晚近則不然，一方面宗教失勢，一方面華人通外語者日多，漢文之需要，乃見鬆緩；外人於漢學研究，平均反不如前期普遍者，此其一大原因。或謂抗戰時期，英國登記通中日語之人，爲數僅四，似未免言之過甚；然觀外國旅華記者，多不通漢文漢語，祇憑僱用繙譯，便謂中國通，即知漢文字之研究，在外人大不易易。唯知其大不易易，斯吾人對沙氏無事苛求。

至本篇所補，專在編年。除去隋書、通典（太平寰宇記略同）及兩唐書內西突厥專傳，與夫沙氏書元龜部分之正文，不復移錄外，凡史部石刻有涉西突厥之時間性材料，均一一采摭，編附適當或相近之年份。如取與前數者合觀，漢籍中之西突厥遺聞，相信已得什九已上。

補闕部分遇有疑難時，均就所見附加考證。惟較爲複雜之問題，則另作專篇討論。

尤有言者，唐太宗用兵西域，始於高昌。其動因則以漢人“途經彼境，皆被囚繫，加之重役；”又“伊吾之右，波斯以東，職貢不絕，商旅相繼，琛寶遭其寇攘，道路由其壅塞”（見貞觀十三年討高昌詔）。及西突厥賀魯既平之後，唐室初立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次以阿史那元慶、斛瑟羅及懷道繼之；最後復有阿史那獻及阿史那昕。八十餘年間，對葉護子孫，非不力予培植；無如內憂外逼，弗克自立，卒底於亡，非唐爲之也。

順德岑仲勉識。

目 錄

自序	1
西突厥史料編年補闕	1
西突厥以何時分立	106
西突厥初期補傳	110
一、室點密 二、達頭可汗	
從西史及突厥語推出室點密汗之尊號	116
西突厥世系考	120
證明東突厥處羅侯汗死於西征波斯及昭武即葉護之異文	130
唐代十六國羈縻府州數	139
西域十六國都督府州治地通考	142
麴氏高昌補說	154
庭州至碎葉道里考	179
弓月之今地及其語原	186
處月處密所在部地考	194
嚙噠國都考	202
羯師與睢彌今地詳考	208
舊新唐書波斯傳補注	215
黎軒、大秦與拂瑊之語義及範圍	222
麴氏高昌王外國語銜號之分析	235

突厥(回紇)語及伊、印語之漢文譯寫表·····	238
參考書目表·····	253
“西突厥史料”兩種版本頁碼對照表·····	257

西突厥史料編年補闕

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周書五
嚧噠傳。

(周明帝初元二年)六月，癸亥，嚧噠遣使獻方物。周書四
本紀。

嚧、一作嚧。

挹怛國……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隋書八三
挹怛傳。

挹怛即嚧噠。史料(一一七頁)引此入注，亦云不詳年份，故附周後。

沙氏誤解此文，繙作突厥遣“字詰”通設以強力領其國。(法文本一五九頁注一。馮譯一一七頁只鈔錄隋書填入，遂使讀者不能看出沙氏之誤。)換言之，即以“字詰”爲通設之名號。余按隋書同卷，如

王字代失畢。(康國)

王姓昭武氏，……字設力登。(安國)

其王姓石名涅。(石國)

王姓蘇毗，字末羯。(女國)

其王姓龍，字突騎。(焉耆)

其王姓白，字蘇尼涅。(龜茲)

其王字阿彌厥。(疏勒)

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于闐)

王姓昭武，字阿利染。(鐵汗)

其城主姓昭武，……字閉拙。(米國)

其王姓昭武，字遜遮。（史國）

其王姓昭武，……字敦。（何國）

王姓昭武，……字佛食。（烏那曷）

其王姓昭武，……字阿湜密。（穆國）

其王姓昭武，字順達。（漕國）

國王字宜綰。（附國）

除石國一例稱“名”，餘皆稱“字”，但外人根本無“名”、“字”之分，舊日史家所擬爲“名”者，如闕特勤、莫賀設、莫賀達干等，亦往往只是官號。（例如毗伽可汗自有名，見突厥文闕特勤碑。）由此思之，詰強（切韻 *kjēt g'iang*）許是官號而非名。考突厥官有韻斤，切韻 *kat kjen*。詰、韻今粵語同音；強、斤雖有濁清之異，但吾人須知突厥語之清音，轉入中亞語常變爲濁音。（如 *tegin* 變 *dihqān*，見拙著突厥集史附錄，又達干或作 *darghan*。）隋書此名，當譯自中亞，故通設字詰強者，猶云通設帶有韻斤之官銜而已。

（隋文帝開皇四年二月）庚戌，幸隴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屬來降。隋書一
本紀。

玷即玷厥之省。通鑑考異八云：“按時玷厥方疆，蓋文降耳。”庚戌、十八日。

（隋煬帝大業四年）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毅使突厥處羅，致汗血馬。隋書三
本紀。

己卯、六日。崔毅即崔君肅，見拙著突厥集史。

曾貳於突厥，射置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旬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隋書八三
石國傳。

按大業五年已前，射置未爲可汗，謂是追稱或小可汗則可耳。旬職、新書二二一下作旬職。

(大業七年)十二月，己未，西面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上大悅，接以殊禮。隋書三本紀。

己未，八日。

矩又白狀，令反間射置，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爲射置所迫，竟隨使者入朝。隋書六七裴矩傳。

矩傳置此事於帝幸啓民帳之前，但其傳敘事多不循年序。同書西突厥傳則繫於六年下。茲附前條之後。

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欽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隋書六三樊子蓋傳。

帝與處羅宴，……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耀耳目。通鑑一八一
大業七年。

(大業)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勒大柰別將餘衆居於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通鑑一八一
大業八年。

按通典一九九稱：大柰從煬帝討遼東，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此以爲八年春所分，與通典異。

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通鑑一八一
大業八年四月

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隋書六七裴矩傳。

據隋紀四，大業九年八月壬寅朔，平楊玄感；九月甲午，(廿三日)，車駕次上谷；則還至涿郡，當是八、九月事。

(大業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爲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曷娑那可汗。隋書四本紀。

甲寅，十五日。

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觚接之。隋書六七
裴矩傳。

按同書四，煬帝以十一年十月壬戌至東都，此當是十一年末或十二年初事。“遣”當作“遣”。

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內屬，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于軌。舊書五五
李軌傳。

按軌以大業十三年七月反。通鑑考異八云：“賜處羅號娑那可汗。唐李軌傳作曷娑那可汗。今從隋書。”又云：“西突厥闕達度設，隋西突厥傳作達度闕設，今從裴矩傳。”余按前引隋本紀固作“曷娑那”，隋西突厥傳作“曷薩那”；司馬謂從隋書作“娑那”，蓋所見本奪誤也。闕爲美號，達度設乃官稱，作闕達度設者是，此猶闕毗伽可汗之倒爲毗伽闕可汗矣。新書八六李軌傳作“達度闕設”，又舊書校勘記三三云，“沈本弟下無闕字，”均非，應衍設上之闕字。

隋大業末，西突厥葉護可汗頻擊破其國；波斯王庫薩和爲西突厥所殺，其子施利立。葉護因分其部帥，監統其國，波斯竟臣於葉護。及葉護可汗死，其所令監統者因自擅於波斯，不復役屬於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庫薩和之女爲王，突厥又殺之。舊書一九八
波斯傳。

按此傳與新書二二下所記西突厥、波斯間之關係，多與西史不符，故下文不復採入。

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隋書八三
康國傳。

傳稱康國大業中始來貢，代失畢應是大業中之康國王；未得年分，故附隋末。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闕可汗遣使內附。帝厚加慰撫，拜爲吐焉過拔闕可汗。元龜九
六四尋爲李軌所滅，部衆皆散，

盡歸于西蕃。元龜一〇〇〇。

吐焉，舊、新傳皆作吐烏，此殆訛。

(同年)十二月，突厥 曷娑那可汗自字文化及所來降，封爲歸義王。

元龜九六四。

歸義王、舊傳作歸義郡王。通鑑一八六，系來降於三日癸酉下。會要

九四作武德元年八月，恐誤。

唐高祖武德二年，九月，突厥遣使者蒞殺曷娑那可汗於中書門下省。初，曷娑那與始畢有隙，至是聞在長安，遣使來請；高祖以爲疑。羣臣咸進曰：“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讐一國，後必爲患。”遂不得已，乃從之。元龜九九九。

(武德三年)三月，癸酉，西突厥 葉護可汗、高昌王 麴伯雅遣使朝貢。

突厥貢條支巨鳥。舊書一本紀。

史料(二三頁)引此條入注。三月西突厥之貢，亦見元龜九七〇(史料二二四頁)。巨鳥，通典、舊傳作巨卵。舊書校勘記一云：“御覽(九百二十八)‘鳥’作‘卵’，‘卵’下有‘二’字。”

(武德)四年，三月，丁酉，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元龜一〇九。

按三月己未朔，月內無丁酉。

(武德)六年，……四月，西突厥……遣使朝貢。元龜九七〇。

(武德)八年，……四月，……己丑，宴西蕃突厥、林邑使者，奏九部樂於庭。元龜一〇九。

己丑，二十六日。

(唐太宗)貞觀元年，正月，西突厥……十月，西突厥……，並遣使朝貢。元龜九七〇。

承北狄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

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易，曾未浹旬，特爲戎主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戀不許。王卽奏聞，下敕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續高僧傳三
波頗傳。

此條史料採入一三八頁僧人行紀；開元釋教錄八，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一一，文略同，但末句均作“以貞觀元年歲次丁亥十一月二十日達京。”

按舊書一九四下、西突厥傳，“貞觀元年，遣珍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則其來當以貞觀元年也。元龜九七八，系道立出使於武德八年四月宴突厥使之後。

(貞觀)二年四月，西突厥遣使朝貢方物。元龜九
七〇。

(貞觀二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貢。舊書二
本紀。

丙午、九日。

(高昌王)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綃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大慈恩寺法
師傳一。

按玄奘行紀，雖見史料一三九至一四一頁，然非著錄全文。蓋沙氏著書，原以供西人參考，大慈恩傳及西域記，外國早有譯本，故不復復出。茲爲首末具詳起見，仍補足之。至慈恩出國，究爲貞觀元年抑三年，尙無定論；今只附三年後。

出(凌)山後，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敗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以一丈

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繞左右。自餘軍衆，皆裘毼毳毛。槊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喜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答摩支引送至衙安置。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華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爲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爲法師設一鐵交牀，敷蓐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萄漿奉法師。於是益相酬勸；宰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僊休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訖，更行蒲萄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謂印度也）。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露黑，類無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跡，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爲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疋，與羣臣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沈涼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

大慈恩寺法
師傳二。

前條之“鄯落”，伯希和氏謂即突厥語之 ulaq 或 ulagh，蒙古語之 ulaá，滿洲語之 ula，突厥語驛馬之意。本條之“答摩支”，原語當爲